

孝經一

十三經注疏



門 12

東坡學

重刊宋本孝經
汪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18
111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經
卷一
重刊宋本孝經
汪疏附校勘記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崧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三卷

所錄文
有刪邪

唐元宗明皇帝御注朱邢昺疏案唐會要開
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
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
志孝經一卷元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
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
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
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
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
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

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

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闡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闡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

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旣行孔鄭兩

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注疏序

毛氏
國子監
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臣邢

昺

等奉

勅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

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
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
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
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
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
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
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
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
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
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

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
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
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
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
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
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
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
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
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
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

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
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
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
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
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
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
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
問章分爲三又多闡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
經手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
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
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摠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
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
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
可消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
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
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

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
偶於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
錄因名為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為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
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
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
子之志行也何為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
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
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
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
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
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
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
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
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
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義
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章一
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
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
順民皆遙結道本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
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

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
乘間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
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為理
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
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懃在悅
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
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鴳笑鵬罔兩問影屈原
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
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
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眾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
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偏告諸生又有對者
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畢參自集錄豈
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與參言畢參自集錄豈
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
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
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
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
孝經以摠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
不獨假曾子為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
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

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
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若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
由而發矣。蔡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
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
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
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
說為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
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證，則作在魯哀公十
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
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
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
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
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爲輔，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
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
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
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
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以御四者，故亦爲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

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
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
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
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
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
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
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
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
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諡曰明孝
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
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
郭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
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
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
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
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勗和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
鄭氏爲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立所注，請不藏
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
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經非鄭立，所注其驗有
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

尚書毛詩論語爲表譚所逼來至元誠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無注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麻六藝論毛詩謂答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論亦不言注孝經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六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時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間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

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求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考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逸不被流行隨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

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
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
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
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
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于臣妾繇百姓
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
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
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
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
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
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
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
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
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
古義奏議排子立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郝常等十人
盡非子立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
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為定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

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

未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
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
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
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
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
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
云中古未有釜鬲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
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
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
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
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
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
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雖因
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

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

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正故引以為序耳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正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於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

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子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

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

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經曰昔者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已仰慕先

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候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

哲疏

正義曰復舊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

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雖無德教加於

百姓

正義曰上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疏

正義

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

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

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

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

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成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

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

正義

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皇甫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子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輔輔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經

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阮
之後典籍滅亡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
顏貞孝經之類是也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正義
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
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
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醢也謂發源小
如一醢漢者巴蜀之間地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
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
兄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
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
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
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
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
至少故云濫觴於漢也其後復盛則如江矣釋名云酒滓曰
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
喪但餘此糟粕耳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

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

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名專已學以相教授分
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
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
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
同時卡錄云名微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
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
夾二義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國風雅頌分爲四詩
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

國風雅頌分爲四詩

疏

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

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
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
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端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
農鄭玄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
轅固生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
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
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輩門入尤盛後漢陳
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
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爲魯詩去聖
逾遠源流益別疏

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木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

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眾流謂其文不同也近觀孝經舊注踏

駁尤甚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真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踏

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至於跡相祖述殆且

百家疏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

為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

近且百家目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

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翻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

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

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眾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

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瑒之劉貞

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鍾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其古文

出自孔氏壤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

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

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

述名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正義曰上言百家

者也

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

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

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希升堂者必

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也

自開戶牖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

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

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

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正義曰騁引也逸駕謂奔

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

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

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

曰軌車輪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

所轍曰轍是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偽耳大意不異也且傳

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

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得自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為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主也

有二三將言諸家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

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韋

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疏

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望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事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

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為老子命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紹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劉炫明安國之本陸

澄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炫左書方右畫圓口誦目

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三十家雖義有精麤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諡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爽所學為非鄭玄所注請文在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正義曰言藏秘書王儉違其議

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不必
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

五經之旨趣疏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
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

諸經之旨趣耳疏正義曰約省也敷暢義則昭然疏正義曰約省也敷

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
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貫疏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

不素論語子曰參乎吾道
一以貫之是條之理也

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疏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纈以象德注

執琬圭以致命焉纈藉也又云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

行注云凡圭琬圭以上又半為琬圭琬圭以上又半為琬圭

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繁

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琬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

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
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

且夫子談經志取

垂訓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

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

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

之內意有兼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摠

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強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脩之經

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

博愛廣敬之類皆是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

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疏正義曰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

散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序終

武寧盧氏
盧氏

武寧盧氏藏書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武寧盧浙采

孝經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闢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按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

卷釋文校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

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

付姪槌收時寓卽之廢寺居東齊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

朱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亞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

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三字經文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按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行每章首行廿一字餘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注同正義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萬曆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記

孝經注疏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序

此五字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同案注原作註今訂正下同說詳唐元宗序

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今改作注

今特剪截元疏

案剪原作剪俗字今訂正下同此本序低二字分作六行閩本監本低一字分

作四行毛本頂格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

臣邢

昺等奉

勅按定注疏

是銜在第八行第九行魚字另提行

並低字半闕本監本在第六行第七行魚字另提行低一字毛本在第二行序前翰字上增宋字低一字臣字不側註校作較案當作按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按經典及釋文以為比按字案王溥唐會要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羸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又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

經詔行冲爲疏立於學宮卽序所謂今存於疏用廣發
揮者也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
冲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閣目孝經正義三
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
卽據行冲書爲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

奉右撰

此十二字在第十行

第九行低一字毛本改入序文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之下案秀水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

嘉善浦鏜正誤云寄當冀字誤案寄字不誤浦鏜所寄屬

下讀因疑寄爲誤字浦鏜書不盡足據此類是也

雖備存祕府

閩本祕作秘案秘俗祕字後仿此

皇侃

閩本監本毛本作皇侃案侃俗侃字

播於國序

毛本於作于

辨鄭注有十謬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案張參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札

閩本監本毛本札作札是也此本御字提行是宋刻舊式閩本監本承之毛本

改接分字下

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監本毛本臺作臺是也下仿此

孝經正義

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

臣邢昺

等奉

勅校定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金字另提行此本

以下不著閩本第二行但著宋邢昺註疏五字第三行墨釘與宋字並
中卷同監本二三兩行刻校刊官銜首行孝經正義下
者宋邢昺校四字毛本在第二行校作較後並同案較
當作撰監本宋誤朱今改正

御製序并註

此本御字頂格閩本監本毛本低一格疏同

註作注是也又案唐會要云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脩正義但云開元十年而不及天寶五載非也

博士江翁

毛本作博士是下仿此

少府后倉

毛本倉作蒼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蒼

相譚新論云

閩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本之證譚當作譚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

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

信陽太宰純所校偽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周書謚法

毛本謚作謚盧文弼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今聲也謚

笑兒从言謚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字云同上餘竝同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今从皿又證以玉篇以

為其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為笑聲音呼謚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竝不从今从皿即字林以謚代謚亦未嘗增一从今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今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為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非也下仿此

至順曰孝

案浦鍾云謚法解無此文

愬而言之

閩本愬作愬監本毛本作總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總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皆作

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愬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俗作總愬非是

而為孝事親常行

案正誤作孝為是也

夫子隨而答參

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隨後同答毛本作答閩監本作答案作答非也五經文字

答答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答本小豆之一名對答之答本作畚經典及人間行此答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

夫子刊緝前史

毛本緝作輯

而修春秋

監本修作脩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

按鉤命決云

此本誤決監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決訛下仿此

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

此本作本毛本作本下仿此

孰能非乎

正誤非作外

名教將絕

此本作絕毛本作絕是也下倣此

以爲對揚之軀

閩本監本毛本軀作體案玉篇云軀俗體字

非待也

正誤待下有問字是也

皆遇結道本答曾子也

正誤道本作首章

必其主爲曾子言

此本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答曾子已了

此本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何由不待曾子問

毛本由作出避明熹宗諱後同

更自述而脩之

正誤脩作明

且三起曾參待坐與之別

正誤三作首別作言

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

正誤故作蓋

說之以終

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

此本更誤更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楊雄之翰林子墨

毛本楊作揚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

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正誤云監本誤楊非也

經教發極 正誤極作抒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 此本誤作日閩本監本毛本日改目是也

然入室之徒不 案不下脫一字

則凡聖無不孝也 毛本孝誤盡

龍逢 閩本監本逢作逢

孝以伯奇之名偏著 監本毛本以作已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是也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案大戴禮本作銜

內史太史 案今本大戴禮作大史內史

此御政之體也 閩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

諱隆著 閩本毛本著作基不誤

謚曰明孝皇帝 明字據毛本補

敘緒也 此本誤叙閩本毛本作敘是也下仿此

言非但製序 此本但誤且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

案今俗所行孝經 文苑英華行作傳

而晉魏之朝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

有荀昶者 監本毛本作景非

晉末以來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

著作律令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在是也

遭黨錮之事逃難 案此下當依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注禮二字

鄭君卒後 唐會要君作元

有中候

此本誤侯依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候

大傳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書傳是也

毛詩謂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譜是也

許慎異議

文苑英華唐會要許上有駁字議作義是也

箴膏肓

監本毛本盲作育是也

分授門徒

閩本監本毛本作分授誤也文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

各述所言

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

更爲問荅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

唯載禮易論語

此本唯誤佳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下有詩書二字是也

趙商作鄭元碑銘

文苑英華唐會要元作先生

具載諸所注箋驗論

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作稱諸作其驗作駁是也

晉中經簿

文苑英華唐會要簿作簿

尚書守候

閩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重是也

則有評論

此本有誤者今改正

宋均詩譜序云

文苑英華均有於字譜作緯唐會要亦有於字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此本北誤比今改正

非元所注時明

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惟注字作著

其所注皆無孝經

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爲鄭元傳者載其七字

唯范氏書有孝經

監本范誤鄭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

有司馬宣王奉詔

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奏云三字

而不言鄭

文苑英華而下有都字

好發鄭短

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

而肅無言

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又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鄭氏會注此經或成於後人之手未可知也非之者始於陸澄而極於劉子元此固無關乎異同因讀子元議附訂於此

辯論時事

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

未有一言孝經注者

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字言下有引字注上有之字

以此證驗

文苑英華唐會要以作凡是也

乘後謬說

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

文苑英華世作代

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

文苑英華言上有夫字謬作疎唐會要脫下四字

語甚詳正

諸本甚誤其據浦鏐正誤改

不被流行

文苑英華唐會要被作復

祕書學生王逸

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士

送與著作王劭

唐會要文苑英華作字下有郎字

仍令校定

毛本校作校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

文苑英華唐會要此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

此本此誤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爲字唐會要此爲二字倒誤

具載此注

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五字唐會要同序下有云字

無出孔壁

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

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文苑英華唐會要尚未作有字是也

妄作傳學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妄作此傳是也

具禮矣

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乎字

然故者建下之辭

建下閩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非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連上是也

是古人既沒

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是古文既亡

以應二十二之數

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章字

非但經久不真

監本毛本久作文

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用改因

脫之應功

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偽孝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

偽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

偽孝經孔傳朝作旦

露髮徒足

偽孝經孔傳作濡體塗足文苑英華亦作塗唐會要作跣足

少而習之其心安焉

偽孝經孔傳之作焉安作休

分別五土

此本土誤土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

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殘經缺傳四字

請准令式

唐會要作望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唐石經此三字八分書

䟽

此本䟽字陽文加圈於外監本方圈閩本毛本陰文閩本作䟽監毛本作䟽案疎䟽古今字唐人多作䟽

至於序未

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凡有五段

此本作段閩本作段毛本作段案當作段今依訂正下仿此

朕言惠可底行

案當作底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字當

從氏段玉裁云此說大誤底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為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底誤底厂部底致也不誤

目之不觀

閩本監本毛本觀作覩

中古末有釜甑

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其風朴略者

閩本監本毛本略作畧案古畧略字皆田在左

因親於外親

浦鐘云因周禮作姻

大古帝皇之世

閩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皇與曲禮注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

案經作治乃作理避唐高宗諱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唐石經此處殘闕

至形於四海

毛本於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

閩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同

公侯地方百里

案王制地作田

朕嘗三復斯言

岳本嘗作嘗石臺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

唐石經此處闕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義曰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

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無繁改字

監本毛本繁作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

唐石經絕字殘闕石臺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絕案作絕是也說文絕

斷絲也从系从刀从下廣韻云絕斷也下仿此

異端起而大義乖

監本起作起案監本凡從走字多作走

典藉散士

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

閩本監本毛本四作泗是也

況泯絕於秦

石臺本泯作泯避所諱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謂之間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渭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仲

監本秦仲誤秦伯下稱秦爲秦監本作稱秦爲秦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

案史記按作以

王十四年

閩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享干越進曰

閩本監本毛本亭作淳干閩監本作于是也

封子弟立功臣

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

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

案史記所作功是也

皆阮之咸陽

閩本監本毛本阮作坑下焚坑此本作焚阮案史記作阮坑俗阮字

不避風雨

正誤兩作則屬下讀

大收篇藉

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是也

出其交芝所藏

閩本監本毛本交作父是也

沉其少

閩本監本毛本沉作況案當作況

左氏傳三千卷

閩本監本毛本千作十是

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

案卷下當作穀梁子魯人名赤

十錄云

案十當作七

王吉善鄒民春秋

閩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

監本毛本商作韓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亨

閩本監本享作亨案當作亨

其名置其篇

閩本監本毛本名作各是

傳夏侯始昌

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

昌授后蒼輩

毛本輩作輩案輩俗輩字

以經爲訓話教之

閩本監本毛本話作話是

近觀孝經舊註

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案漢唐宋人經注

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彳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

廣雅云註識也是也

踏駁尤甚

閩本踏作踏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唐石經岳

本作駁

虞槃佑

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按

賀場

案場當作場場字德漣南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

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牕牖矣

毛本牕作牕監本作牕並非下

必騁殊軌轍

石臺本唐石經岳

本閩本毛本軌作軌不誤

而回瞠若乎後耳

閩本監本毛本瞠作瞠是也正誤耳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

案上道字當作成諸本並誤

唯行小道華辯

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

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

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唯榮華作僞

閩本監本毛本作下有浮字案序文當有

不爲義列

監本毛本列作例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

浦鏜云例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翻

岳本作翻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吳

閩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爲老子命語國語

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內史

閩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史今改正

乞送吏部

案隋書本傳送下有詣字

雖義有精麗

閩本監本毛本麗作粗案當作麗

用功頗少

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

案隋書舉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

閩本毛本傳作傳是也

請文

藏祕書

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易行上繁荷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止荷作苛案周禮鄭

鍤侯

閩本監本毛本鍤作諸不誤

聯字分強

正誤強作疆

志在殷勤垂訓

毛本勤改勲案殷勤亦作慇懃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

浦鏜云順當須字誤是也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

終

新建生員杜鰲校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

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摠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爽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

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忠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

曾子侍

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疏

仲尼居

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為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

帝又以丘為娶以尼為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為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為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勝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為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為公族故其後以孔為氏或以為用乙配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皐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為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早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也

也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睦上下無怨

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

人和睦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

知之

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

教之所由生也

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曾參起對

疏

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

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為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

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言為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

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考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疏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兢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世以先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

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其後正義曰云能言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親也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所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取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夫孝始於事親
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終於立身也

疏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先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玄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

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其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德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

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
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
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
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
名即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
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

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
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
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
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
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

廣敬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

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

法則也

蓋天子之孝也

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

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

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
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
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
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
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
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的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
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
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
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
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
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
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
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為天下眾人言
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
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興利
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
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

萬人悅是為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為教訓之主，為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於然愛之與敬解者，眾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為愛崇恪，表迹為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為愛，心溫清搔摩是為愛，迹肅肅悚慄是為敬，心拜伏擎跪是為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為孝，及庶人以躬耕為孝，玉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反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

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為百官，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或云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為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甫刑云：一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甫刑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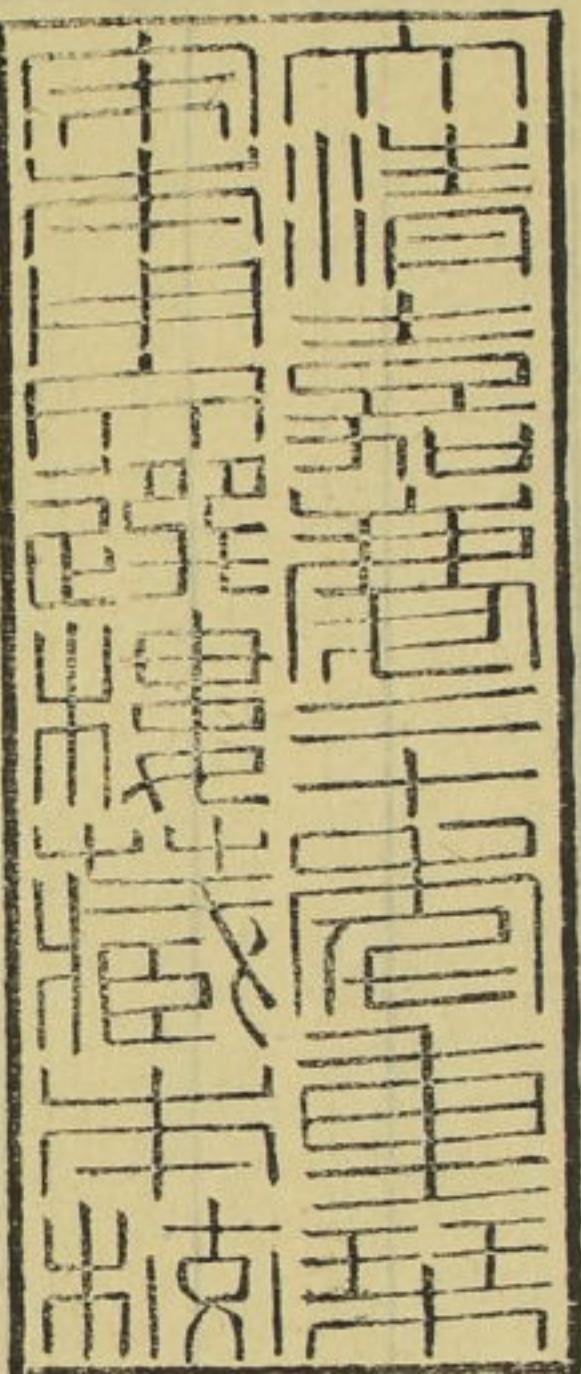
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兆人皆賴其善。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

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
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
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
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
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
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
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
戎戌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而稱爲甫
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
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
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
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
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
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
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
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
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
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
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
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

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
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
也

孝經注疏卷第一

卷一
宣和校印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武寧盧漸栻

孝經注疏卷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熙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頂格疏另提行亦頂格閩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接第一字下提行處低二格後章並同鄭注本無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證以此章總標 監本毛本作標案作標不誤下標其同

樂歌竟爲一章

案今本說文作樂曲盡爲竟

即夫孝始於事親也

閩本毛本作即夫是也

揚名之上

正誤上作義

因諫爭之臣

閩本監本毛本爭作諍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諍

即忠於事君也

案忠當作中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 正誤紀作終

自標已字 監本毛本標作標是也案已當作己

徵在既往廟見 案廟乃廟之譌問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汗頂 監本毛本汗作汙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汙索隱謂汙音烏窠也白虎

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邱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汙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 監本毛本獻作獻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九獻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

諱故也

又以邱爲娶 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 正誤閔作襄是也

右文孝經云 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 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待今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 監本毛本生作王石臺本岳本作主

汝知之乎 岳本汝作女鄭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避席曰 鄭注本避作辟用假借字與此本不同

敏達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毛本達作達達從幸得聲幸音他葛反作達非也下仿此

夫孝德之本也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本作本石臺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五經文字云經典相承從

隸省作本後同

人之行莫大於孝 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

吾語汝 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聰敏 閩本聰字模糊監本毛本作聰俗字

云教之所生也者

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爲要

浦鏜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譌

性未達何足知

盧文弼按本下補此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

案然當言字之譌

已當全而歸之

石臺本岳本已作已是也

揚名於後世

唐石經世作世避唐太宗諱

光顯其親

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

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未示其跡

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未是也

是終於立身

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無念爾祖

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脩其功德也

正義當作當

即言句曰武曰

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句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標居其首

監本毛本標作標

亦曰天子

正義亦作故是也

敬親者

宋熙寧石刻敬作敬追避宋翼祖諱

刑于四海

鄭注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於

奈何不敬

閩本監本毛本奈何字俗作奈何非也

沈宏云

浦鏜云按陸氏注解傳述人當索宏之誤

溫清搔摩

閩本監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肅肅悚慄

閩本監本毛本慄改悚

王者並相通否

案王宜作五

反相通也

正誤反作互

而言德教加於百姓

毛本於作于下同案經作於

不假冒保守也

浦鏗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

毛本於改于

案周禮記爾雅

正誤記上補禮字

楊之水

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

義當易意則引易

毛本義作意非

止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制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

其民人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侯之孝也

疏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

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不能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盈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為王國諸侯之國為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為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為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

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為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為驕奢泰為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居財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上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者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苴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

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
 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卽句
 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
 共門。並如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條之說。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
 薄恐陷，義取爲君恒須戒愼。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
 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
 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
 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
 戒下加愼，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
 文也。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
 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愼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

〔疏〕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

也今連言者
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

法不敢僭
上倂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行

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是

故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言必守法
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

言行皆遵法道
所以無可擇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

禮法之言焉有口過
道德之行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

守其宗廟

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

卿大夫之孝也疏

非先王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

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

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偪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曰

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七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為陰也以日月星辰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前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

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立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毳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者也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

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摠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謂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
疏詩云至一人○正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懈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古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荅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曰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

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

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疏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

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

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

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

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

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

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

長則為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

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

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

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

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

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

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

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

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

記並同訓資取也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

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

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

親而恭也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

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

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

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

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上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取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疏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卷終

孝經注疏卷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諸諸列國之君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下諸字作侯是也

奢泰爲溢

監本泰作泰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從小者訛

然後能保其社稷

案臧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而后曰后

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而和其民人

石臺本民作民避唐太宗諱

則長爲社稷之主

毛本長誤常

所以當守其貴

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案經作長

仁是稍識仁義

閩本監本毛本上仁字作人案當作人

皆謂華侈族恣也

閩本監本毛本族作放不誤毛本謂作爲非也

苴以白苴而與之

監本毛本下苴字作茅是也

共工氏之子曰勾龍

案左傳之作有

如臨深淵

石臺本唐石經淵作淵避唐高祖諱

臨深恐墜

鄭注本作隊此正義本則作墜案隊墜古今字

履薄恐陷

監本陷作陷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岳本毛本作陷是也

恒須戒懼

石臺本岳本懼作愼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愼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

臨深恐薄墜履浮恐陷者

閩本監本毛本薄墜履浮作墜履薄是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石臺本法作灋案灋法古今字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

石臺本法作灋自此以下注文皆作法

然後能守其宗廟

釋文云本或作廟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廟古文廟字

七服藻火

案七當作士

所謂三辰旌旗

監本旌作旂是也

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黼或作絺字之誤也

皆畫以爲績

閩本毛本績作績是也

凡七章

案上下文作凡幾也此處亦不應作章

毳畫虎雉

閩本監本毛本雉作雉是也

元者衣無衣

正誤下衣作文是也

此依正義

浦鏜云正疑王字誤案浦說是也

後謂德行

正誤謂作論

懈惰也

石臺本作墮下同案華嚴音義上引作懈墮也與石臺本合

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

監本毛本寐作寐是也

釋古文

閩本監本毛本古作詒是也

懈惰也釋言文

閩本監本毛本作惰也此本誤惰世今改正案今爾雅釋言惰作怠

士章第五

惟一荅十爲士

毛本惟作推荅作合案毛本是也

故禮辨名記曰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下今辨同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

作別名記

言事父非愛與敬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兼不誤

又言事土之道

監本土作主亦誤閩本毛本作上

故愛敬双極也

閩本監本双作雙毛本作雙案毛本是也

廣雅曰位泣也

正誤云廣雅作泣祿也案浦鏜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泣取同聲之字爲訓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泣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義可據也

孝經注疏卷二校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鰲校

